

自我懂事以來，每年暑假都去婆婆家。今年也不例外。

農村地方，沒空調，日子也挺難過的。烈日當空，太陽照得皮膚有點燙。嚼著冰棒消暑的我手裡抱著一個大西瓜，沿途上的蟬煩得要死，不斷「知了、知了」地吵著；要不是大伯今晚回來吃晚飯，我恨不得把這大西瓜扔死它們。

幸好天無絕人之路，終於有地方——大榕樹亭讓我歇一歇了。其實這裡並沒有亭子的，而是這樹很大，像一個亭子一樣，我們便這樣稱呼它。我坐在樹下的石凳上，身邊有老人、婦人和嬉戲的小孩。「小心呀，別跑來跑去，很危險的！」婦人叫道。

頑皮的小孩又怎會理會呢？只是忘我的玩耍。他叫阿明，是住在婆婆隔壁的，正跟著幾個比他大一兩歲的小孩一起爬樹。他媽媽語音未落，阿明已經從樹上摔了下來，「卜」一聲，整個人躺在地上。我跳了起來，跟大家一起湧了上去。阿明的媽媽臉色煞白，樹上那幾個小孩悄悄地從樹上爬下去，低著頭。「他流血了。」有人喊道。

怎麼會這樣？同一個地方居然發生同樣的意外，這是我的「影子」嗎？

——「許婆婆、許婆婆，你外孫從樹上掉下來了……」我躺在地上的時候，只聽見身旁的人大叫著，當年我只得七歲。我和哥哥兄妹倆，跟同村的小朋友一齊去玩，「男仔頭」的我做著和他們一樣的事。「哥哥，我暈了，我累了。陪我回家好不好？」我打著呵欠說。「等一下啦！我再玩一會兒。」他說著，就爬上樹。

我不斷向哥哥撒嬌，手跟腳也不由自主地跟著爬上樹。我眼皮有點重了，視力也有點模糊了，我停了下來，沒有再繼續向上爬。「妹，你下去呀，很危險！」就這樣，我一鬆開雙手，整個人都掉進到地上。我也不知道痛與不痛，只感覺到背部濕濕的、涼涼的，閉上眼……

阿明自己慢慢坐起來，他媽媽發覺他沒有事，就狠狠的罵他和他的小夥伴。阿明最終哭著跟媽媽回家。

這裡回復了平靜。我拍拍身上的泥沙，抱起地上的西瓜回家。一陣清風吹過，身體不禁打了個顫抖，樹發出的「沙沙」聲響令我毛骨悚然。我三步拼作兩步跑離這地方。

教師回饋：插敘用得有度，不多不少，剛剛好；文末寫自己沒由來的膽戰心驚，有趣味。（賴燕萍老師）